

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叢書(二)

儒耶對話新里程

賴品超 李景雄編



1951-2001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金禧校慶

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叢書（二）

儒耶對話新里程

賴品超 李景雄 編



1951-2001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金禧校慶

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叢書（二）
儒耶對話新里程

賴品超、李景雄編

© 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2001

出版：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發行：

文星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34 號

新科技廣場 1521 室

電話：(852)2997-7533, 2997-7577

傳真：(852)2997-7211

網址：<http://www.mansbook-ws.com.hk>

製作：平圖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852) 2889 8817

版權所有，本刊物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
持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Studies i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2)
A New Stage in Christian-Confucian Dialogue

Edited by LAI Pan-chiu and Peter K. H. LEE

© 2001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Chung Chi College

Published by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istributed by

Man's Book Company Ltd.

Room 1521, New Tech Plaza, No.34 Tai Yau Street,

Sun Po Kong, Kowloon, Hong Kong.

Tel : (852)2997-7533, 2997-7577

Fax : (852)2997-7211

Website: <http://www.mansbook-ws.com.hk>

Design & Production: Sonata Design & Printing Co. Ltd. (852) 2889 8817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book, or parts thereof, may not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now known or to be inven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ISBN 962-85255-8-1

Printed in Hong Kong.

作者簡介

成中英，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

劉述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榮休講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章開沅，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陳來，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訪問學人

賴品超，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助理教授

趙敦華，北京大學哲學系及宗教研究學系教授

文潔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系副教授

金洽榮，韓國 Kangnam University 神學院院長及教授

區建銘，香港播道神學院副教授

楊適，北京大學哲學系及宗教研究學系教授

李熾昌，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教授

鄧紹光，香港信義宗神學院副教授

許志偉，加拿大維真學院中國院研究部主任

李景雄，香港信義宗神學院教授

陳特，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郭鴻標，香港建道神學院講師

鄭宗義，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編者簡介

李景雄，曾任崇基學院院牧、基督教中國宗教及文化研究社主任，現任香港信義宗神學院教授。除曾長期擔任主編英文《景風》期刊多年外，更曾發表中外文論著逾百，並編輯中外文書籍數種，包括 *Confucian-Christian Encounters: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Lewiston: Edwin Mellen Press, 1991.

賴品超，曾任英國密得塞斯(Middlesex)大學哲宗系講師，現任中文大學宗教系助理教授。曾發表中外文論著數十篇，近著有《開放與委身：田立克的神學與宗教對話》（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及文化研究社，2000）。

導言

儒耶對話已經不是國際學術界的新興活動。第一次盛大的國際性儒耶對話會議於 1988 年六月八至十五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積極參與該次會議——發表論文及實地對話——的人數達五、六十人之多，基督教人士及儒學學者大約各佔一半，來自歐洲、北美洲、南韓、新加坡、台灣、中國、香港。發言者多是大學或神學院的教授，包括多位著名學者，議論學術水平甚高。可見儒耶對話已打入國際學術界，而有興趣與儒學學人對話的基督徒學者大不乏人。值得一提的是，雙方代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無論是題材、方法、目的、觀點等，該會充份地表現其多元化性質。那次會議無疑是儒耶關係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會議中發表的論文（原文英文或中文譯成英文）收集入 Peter K. H. Lee, editor, *Confucian-Christian Encounters: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published by Edwin Mellen Press, Lewiston, N.Y., 1991。

第一次會議結束之時，多人表示希望儒耶對話持續下去。結果第二屆儒耶對話會議於 1991 年七月八至十一日舉行，移師美國加州柏克萊市的神學研究院聯盟(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那次會議以較低調的方式進行，參加人數亦減少，這種情況其實有助於深化對話。會議進程先用單論點(single-issue)的短文發言，然後與會者自由回應，結果各人有較深的對話體驗。另一方面，有多位發言人帶有雙重身份——基督徒／儒學家，那是美妙之事，只不過有時主

客不分，對話便容易失去了焦點。

第三屆會議於**1994**年八月廿五至廿八日，假美國波士頓大學神學院舉行，定「儒家及基督教對未來世界文明的貢獻」(Confucian Christian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ing World Civilization)為主題。主題有廣闊的視野，可供在「未來世界文明」的大題目下各方可盡情發揮。誠然，儒家思想及基督教文化都足以觸類旁通世界文明，而儒耶對話能夠提升到普世文明的層次，就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了。第二屆及第三屆會議都沒有出版收集論文的專冊，但在兩個會議中發表的論文（英文）多篇分期在 *Ching Feng*（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出版）季刊刊登(1991, 1992, 1994, 1995)。

最近的一次會議，**1998**年十二月廿一至廿三日，返回香港中文大學為開會地點。會議的主題是「二十一世紀的人性與文明」(Humanity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進一步確定第三屆會議所指向的發展方向。可能是因為時間不適宜，海外學人出席者甚少，台灣學者亦因其他事故無人應邀。出席者大部份是香港人仕，並有六位來自中國大陸，其餘的是加拿大華人學者（二人），新加坡華人（一名），南韓學人（一名）。是次會議主要用華語溝通，這個形勢令人感覺儒耶對話受華人關心是挺自然的事。香港的與會者，無論是神學工作者或儒學學者，已有後起之秀；來自中國大陸的學人在儒耶對話方面已開始投入參與；互相交流起來，呈現一種頗為嶄新的氣象。下次若有台

灣人仕參加，料氣勢將會更精采；而有心的海外學人，包括基督教學者及儒學學者，也是不可或缺的。

這本冊子收集了第四次會議的大部份論文，共十九篇。其中只有三篇是從英文論文翻譯過來，其他的十六篇是原用中文發表或由作者本人依會議上發表的英文論文重新改寫而成，書名定為《儒耶對話新里程》。過往一系列的儒耶對話會議已經証明，儒耶對話已經成為國際性的學術活動，本書的書名更顯示，儒耶對話已踏出新的里程並將會繼續發展下去，盼望將來有豐盛的成果。

第四次儒耶對話國際會議，得蒙以下機構贊助：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德國宣教學研究所(MISSIO)

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理事會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謹此鳴謝。

是次會議之進行順利，有賴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同工之襄助。對中心主任李熾昌教授及中心管理委員會主席梁元生教授對會議的支持，並有中心研究員李凌瀚先生協助統籌會議之具體工作，在此特表謝意。

會議過後，得到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研究生，陳家富和李凌瀚及楊國強博士，協助翻譯部分論文。在本書的最後製作出版階段，研究中心的新任主任吳梓明教授及副研究員楊國強博士，均對本書的出版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幫助，使本書得以順利出版，在此一併致謝。

編者

李景雄、賴品超

2001年6月

目錄

導言	ix
----	----

文明前景

二十一世紀的新探索：天道、人性與文明	成中英	3
異與同：由一個比較觀點論世界倫理之可能性	劉述先	13
文化危機與人性復甦淺議	章開沅	32

自然生態

道德的生態觀：宋明儒學仁說的生態面向及其現代詮釋	陳來	41
基督教生態神學可向儒家學些甚麼？	賴品超	56
儒家傳統與基督宗教的自然律	趙敦華	84
初探生態女性主義與儒家哲學中之自然觀	文潔華	104

人性對觀

上帝形象與天命：約翰·加爾文與李退溪的人性觀	金治榮 (陳家富譯)	127
朱熹和田立克：對人類境況詮釋的比較	區建銘	154
基督教與中西文化傳統的人性觀	楊適	175

人與社群

跨越邊界：希伯來《詩篇》與中國《詩經》對人性的想像	李熾昌 (李凌瀚譯)	197
孔、孟、荀與潘霍華的群己觀：從成人之道著眼	鄧紹光	222
儒家與基督教的人格觀中關係的中心性地位	許志偉	239

天人之際

聖智者耶穌基督	李景雄	263
---------	-----	-----

天國與人間的緊張關係：比較基督教與 儒家的處理方法	陳 特	282
------------------------------	-----	-----

基督教的「內在與超越」神觀： 對劉述先「純粹超越神觀」的回應	郭鴻標	302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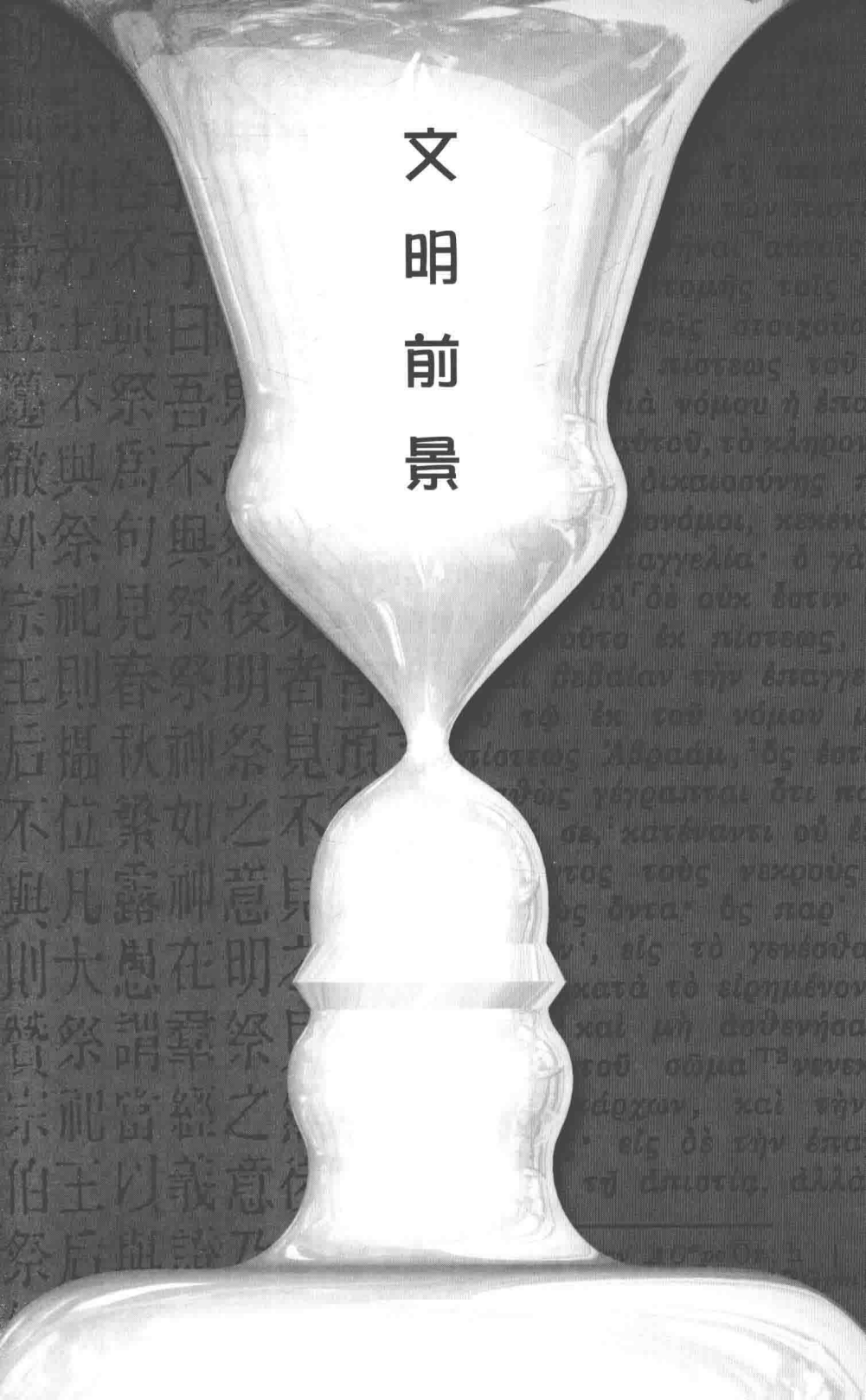
對話會通

批判與會通：論當代新儒家與基督教的對話	鄭宗義	323
---------------------	-----	-----

全人修身的再思：以轉化模式重新理解 儒耶對話	費樂仁 (楊國強譯)	348
---------------------------	---------------	-----

三重文化身份的融合： 中國現代歷史行程中的英家三代	梁元生	370
------------------------------	-----	-----

文明前景



二十一世紀的新探索： 天道、人性與文明

成中英

二十一世紀即將到來，但它對現代的人類究竟有何意義？它是現代人類的處境的延伸？還是包含著無以避免的危機以及難以想像的機遇？抑或它是過去歷史的重複與人類愚昧的重演？在此我不想學歷史學家檢視歷史的資料提出歷史的回顧，也不想扮演神學預言家的角色宣示未來的禍福，當然我也不想引用未來學者的言論以預測未來的大趨勢。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掌握當前人類的處境，深思人類所面對的難題，開門見山，直截了當的說出人類心靈深沉的憂患與期盼，疑惑與信念，失落與依持。這是要同時綜合對歷史的回顧。對未來的透視以及對人類當前的處境的認識來做到的。唯有在此理解下，二十一世紀才有新的內涵，新的價值意義可言，二十一世紀才能和人之為人的真理密切關聯起來。

人的根本問題是人性問題，值此世紀之交的時刻，對此一問題的檢討極為重要，因為在二十世紀裡，人性的醜惡的形象已暴露無餘，足以使人類對人性喪失信心與信念。在二十世紀有兩次世界大戰，殺人無算，毀傷無數，其中納粹與日本軍閥的屠殺殘害無辜之酷烈在人類歷史上可說是空前絕倫、僅有絕無，如果人有善良之性，為何有此慘劇？但如果

說人性只是自私好鬥，弱肉強食，我們又如何面對多少聖潔無私。犧牲自我的仁人志士，顯然，我們無法只就孟荀的人性善惡之爭來判斷戰爭中被扭曲的人性。顯然，如果一個文化重視功利與物質，一個社會充滿偏見，一個國家用心於暴力或一個制度掩蓋著或保障著不平與不義，人性的善也很難不變得脆弱可欺。相反的，如果一個文化重視理性與道德，一個社會開放而無歧視，一個國家正直而重道義，一個制度明智而講究公平，即使人性有很大的自私成分，人性的自私也較難發展為群體性的大惡。從這裡看出人性之為天生的所予是與後天的社會制度與文化精神相互激蕩，相互平衡的。在社會的力量與個人的力量相互權衡之下，似乎社會的力量更勝一籌。然而我們又必須注意，良好的社會往往是個人的善的積累，如果沒有個人的善和理性作基礎，社會又如何能開創其良好的制度並繼續改善之。因之，良好社會的維持仍必須是以善為其基礎的。如果沒有這個善，再好的制度也可以逐漸衰退腐敗以致完全墮落。從這個角度看，人性之善作為一個源泉是維護及改進一個社會制度的根本。人性之善不但不能不存在，而且必須要以極大的潛力來實現善之為善，如此方能解說人類歷史是向前邁進的，人類的前途是充滿希望的。

我在這裡並不想評述本世紀來有關人性論的種類與細節。大致來說，在儒家的影響下，中國文化與社會走的是人性本善論的道路，而在基督教的影響下，西方走的人性本惡的道路。這裡我要指出：儒家的本善論就孔子來說本來實有

兩面，一是善為仁義，一是善為禮樂，分別為孟子與荀子所代表。孟子講性善為人所熟知。荀子表面上反對孟子大講性惡論，但他確信人之心具有反思的理性能力並能成其「大清明」之聖智，豈不是仍以人能自行開發出後天的善？人的後天的善是人從經驗的教訓中認知的價值理性(以價值為理性，即是能認清價值之所在，並能合理的對之追求與遵從)。因之，荀子可說為後天的性善論者，孟子則可說為先天的性善論者。兩者與基督教的思想相較，又都可說為內在的性善論者。在基督教的舊約，上帝造人是上帝的善意，但人違反了上帝的意旨，是人利用其自由所犯的惡(違反上帝意旨為惡，亦可說是違反人當初對上帝的承諾，對上帝不敬、不義、不信與不當)，故其惡可視為先天的，甚至超越的，這種先天的性惡論自然是與荀子大為不同的。人之不敬、不義、不信、不當之根本乃在人之自大、自以為是與以自我為中心。因之，此一不當可以視為是人的本質上的或本體上的不完善所致(因為他是上帝以塵土所造)。而其彌補則自然有待於人之創造者上帝的原贖(寬恕)。

與之相較，中國的儒家的性善是內在於人性的深處的，是以直接秉承天之所命的形式而存在的。故中庸說「天命之謂性」。楚墓竹簡子思學派說的更為明白：「性自命出」。性是內在而命是超越，故儒家人性論中之性是既超越又內在，而且不存在著不敬、不義、不信、不當的問題(因為中國並無創世紀的言論說明人天有所隔)。這裡所謂性還要作另一層義疏：性既是能動性又是潛能性，故是與天之生生之德相

聯系的。這在孟子辯之甚明：性是自然的能力，是人可以深造於天道以自得的，故可順著其源頭以無盡發展的。故就人之性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馮其源。」（《孟子》4b-14）。命卻是一種受限制的狀態，只能為人所接受。而且，性有高下，四端之心所顯露的性，是可以無窮推廣與發展的，其結果可以保父母妻子，嘉惠天下，但耳目食色之性卻是不可盡情去耽溺的，如無限制必然導致自我覆亡、社會敗壞。這是人性的智心所能分辨而認知的，因認知而又能體行的，故是非之心的智心也是善性之一端。¹

基督教與儒家有關人性論的分歧導向了外向救贖論與內在修持論之差別。差別的前提是：人瀆犯上帝與人受命於天。這是兩個不同的命題，如果把歷史性與信仰性放在一邊，兩者的考驗與印證卻是要在人的實際行為中去找尋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二十世紀的人類歷史所顯現的，兩個命題都可以找到自圓其說的印證，以人性之惡論證人性之惡，或以人性之善論證人性之善，以人性之惡論證人有原罪，或以人性之善論證人有原善。但所謂善惡的標準又是什麼？這裡我們就不能不提出文明的概念。文明可以看成人性的創造性發展的成果，表現為物質的建設，也表現為精神的成就。物

1 在哲學心理學中，人的意識不能約化為人的腦細胞活動。同樣人性所表現的智、思、知、憶、信、情、欲、覺、感等心靈與心態的活動，雖受生理與神經的整體支撐，但卻不能化約為生理與神經細胞的活動，更不可能從基因的排列中得到信息。因之，人心與人性絕不限於單一靜止的結構，而必須是整體性、動態性、關係性的生命存在，包含着豐富的內涵與創造的潛力。此一觀點也解決了意志自由的問題：統一的精神與人性不受生理與物質的控制，直接成為認知可能性與抉擇可能性的力量。